

暑假作业

◎葛鑫

母亲病故,父亲平素孤零零一人在家,对假期便有了深切的渴望。

我们和其他父母一样,给孩子报了各种暑期兴趣班。对盼儿孙盼了一个学期的父亲,我心有愧疚,本想打电话解释一下,可打了一上午电话都不通。父亲身体不好,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吧?正当我忐忑不安的时候,父亲的电话打了过来:“手机不知怎么调到静音上了,才发现。我去咨询了下装宽带的事。”父亲慢条斯理地说。

“家里又没电脑,装宽带干吗?你上网不是有手机吗?”

父亲道:“孩子们放暑假要回来了,爷爷家咋能没网呢?”

70多岁的父亲当了一辈子老师,如今退休在家依旧是读书看报,生活作息也仍然是按学校里的规律。他和母亲一生养育了我们兄妹三人,可我们仨并没按他们预期那般留一个在身边,翅膀硬了全飞走了。后来,我们各自有了孩子,为了不让年迈的父母太过寂寞,一放暑假,就不约而同地把孩子们送回父母身边。因此,每年一进6月,父母就开始为迎接孙子的到来做各种准备,他们戏称是做“暑假作业”,好像一年的努力都是为了应对这么一个假期。过去三年出行不便,我们便没把孩子送回去,而且在这期间,母亲病故,家也愈发冷清起来。

母亲在的时候,他俩准备时会一起把被褥、凉席等洗晒干净,牙膏、牙刷、拖鞋也如小兵列队般排队站好,甚至每个杯子上都贴好姓名……一切都和我们小时候一样,家,很有学生宿舍的味道。

父母还有两个雷打不动的习惯——根据年龄给3个孙子购置不同的图书;给每个孩子做棉布短裤,说棉的吸汗,穿着舒服。“奶奶,我不要穿你做的这个短裤,太老土了。”我几年前就听到过侄子的抗议,可老人家并不在意这些,每年都还在准备着。

可是,不知从哪个暑假开始,孩子们开始厌倦这样的暑期生活,他们和爷爷抱怨说在老家无聊,连个网络都没有……

晚上,父亲用微信发了几张图片过来,让我帮着检查他的“暑假作业”。一切都和母亲在时一样,只是除了排列整齐的牙膏、牙刷、拖鞋和如学生宿舍般的卧室外,最醒目的是墙上贴的写有Wi-Fi账户名和密码的纸。

“今年,棉布短裤没人做了,你们自己带来。吃的喝的问问孩子们要什么,我随时去买,那样新鲜。”向来做事说一不二的父亲,竟然还陪着小心问我:“你看看还有什么要准备的吗?”

我点了个大大的赞过去,眼睛却有些湿润,到底没忍心把孩子回去住不了几天的话说出口。我决定孩子先不上兴趣班了,回家住一阵再说。



岁月回响

◎子穆

我不是老人

◎王保利

如今,旅游景区纷纷推出惠民优惠政策,旨在激发文旅消费潜力,其中销售“年卡”不失为好举措,经济又实惠,着实让人心动,我们自然积极参与。没想到购买时,家里其他人顺利通过,只有我在手机上屡试皆错,不免纳闷:自己被纳入黑名单了?我也没犯啥错呀?

抱着一探究竟的心理,我打了景区的服务热线询问。接电话的是一名中年男士,我说明原因后,他当即回复:“我在系统上看到你的信息了,你是老人,不用买年卡,进入景区免费!”

噢,原来如此!搞清缘由,心中释然。可转念一想——我是老人?我已经是老人了?不可思议,有点戚戚然了。拿身份证端详端详,1963年生,现在已满60岁。又照着镜子瞧瞧,乌黑的头发、光滑的肌肤,哪像老人的样儿。最重要的是,自己的心态一点都不老,平时还一直在诵读乌尔曼的《年轻》一文,并把它当作自己的精神支柱与座右

铭。嗯,平心而论,我不想成为老人。

那天我们去这个景区。家人们都出示了年票,我这个“老人”拿出了身份证,工作人员却说:“你不到60岁,不是老人,还需购票。”无语,乖乖来到票务中心,讲明情况。窗内的女孩说,机器认证不认人,你出生日期与60岁还差10天,不是老人。又与服务热线联系,当然是肯定了景区工作人员的说法,10天后,我才能成为真正的“老人”。

心情复杂,庆幸?无奈?反正哭笑不得,买门票进入景区。当夜难眠,不是为了门票钱,而是纠结自己到底是不是“老人”?

1982年,55岁的父亲从矿上光荣退休,那时真是一种荣耀,得张光荣证、领个印着“光荣退休”的洗脸盆,在一片光荣的氛围中,告别工作岗位,再也不用起五更爬半夜了。55岁的父亲,一辈子下井劳作,奉献光热;30多年,在800米深处,腰背都驼了。

流年似水,如今我也已退休,但

依旧笔耕在字里行间、写作于春夏秋冬,文章也以高频率见诸报端和网站。这,归结于我心不老。

我是老人吗?不是,当然不是!我现在再去那个景区,肯定已经不用再买票了,可在公交车上,我依旧给老人让座。有人给我让座,我会笑笑,摆摆手婉拒,还忍不住说一句:我不是老人。

白岩松曾在25岁时表示“渴望年老”,我理解他并非在年龄上渴望年老,而是渴望成熟的心态、渴望去除年轻时心中的浮躁与偏激,关键是渴望能够拥有冷静、睿智、从容和自信。

说到年老,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最新公布的数据,我国目前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7.93岁。那么新的形势下,我们是否应该重新界定“老人”的岁数,再提升几岁?

笔行于此,电视里正播放某老人鞋广告,爱人斩钉截铁地说:“不穿!一穿,证明我们老了。”看来,不想跨入“老人”行列的不止我一个啊!

母亲只是在远行

◎戴卫民

母亲离我们而去已一年,但她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们的脑海中浮现。

当年父亲从部队转业后在当时的苏州市太仓县双凤乡担任副乡长,母亲在纺织厂当工人。1958年,她作为干部家属带头下放,来到了当时的南通市郊区向阳公社红光八队务农。我们兄妹几人跟随母亲居住在市区孩儿巷菜市场对面巷子里,与我的小伯伯家同住3间房屋,生活相当艰苦。

母亲凭着将近1米7的身高和硬朗的身体,当上了一级工。为了多挣工分,她在生产队和男队员一起挑粪、担河泥,回家还要烧饭菜给子女吃,晚上还要洗衣服、做卫生,但她从不叫一声苦。

母亲小时候是童养媳,没有上过学。不识字但是识事的她经常

说:“我吃了没文化的亏,一定要让子女学好文化。”哥哥初中毕业插队后分配了工作,4年后考上了大学。按照规定,工农兵学员4年工龄无法带薪上学。母亲二话不说,全力支持,家里再困难都坚持让哥哥读到大学毕业。哥哥后来成了高级工程师。我初中毕业进了工厂,白天上班、晚上去夜校上课,母亲从不叫我做家务事,使得我积累了比较扎实的文化功底。1985年,中央党校大专函授班首次在南通招生,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。

母亲十分疼爱我们,即便我们都成年甚至老了,她依然尽力呵护。2009年,我妻子由于糖尿病多年没有很好控制血糖,一次感冒发热后转为糖尿病并发症,病情相当凶险。当时女儿在南京上大学,家中还有年迈的岳母需要照应。母亲

见我忙得焦头烂额,专门赶到医院,帮助我照顾病重的妻子。

母亲十分勤劳,在我的记忆中,她总是手脚不停在做活,即使在退休后,母亲仍不肯歇下来,帮别人带小孩补贴家用。

然而,随着年龄的增长,母亲的身体像船离了岸,在衰老的河流中颠簸。她的身体大不如前,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,行动明显迟缓。90岁前她在家中摔了一跤,导致大腿骨折,做完手术回家后,生活已经不能自理。我们为母亲找了24小时保姆,母亲一生节俭,从不乱花一分钱,哪里肯请保姆,增加我们的经济负担?后来经过我们再三做工作,她才勉强同意了。

母亲虽然离去,但是我们更愿意把这看作是她的一次远行,她的音容笑貌永远陪伴着我们。